



文章類選卷之十八

銘類

燕然山銘

班固



惟永元元年龜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

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

耿秉述或述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

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

駘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

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

高關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霧鼓血尸遂

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万里野無遺

寇於是城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遂

踰涿郡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

庭上以擣高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

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
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土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勩函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亘地
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座右銘

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劍閣銘

張孟陽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印楚
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之逆

道清斯順開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
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
萬夫赴起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
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
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馮阻作昏鮮不敗績
公孫旣滅劉氏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
敢告梁益

石關銘

陸佐公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
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畧緯冥合天人啓其
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
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
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萬福於是龍飛黑水虎出

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胞露頂之豪箕坐
推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回庸岷
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
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
萬里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相羅兵不血刃士無
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
徒守以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
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
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
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
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
信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
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決辰獨夫授首乃焚其

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塗炭救此橫流功均
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
玉納龍敍之圖類帝裡宗光有神噐升中以祀群望
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
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
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
幕南羅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邈安遠肅忘茲
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
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
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
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
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
簡歲阜民和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

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也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胞露頂之豪箕坐
推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回庸岷
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
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
萬里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相羅兵不血刃士無
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
徒守以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
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
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
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
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
信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
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決辰獨夫授首乃焚其

綺席棄彼寶衣婦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塗炭救此橫流功均
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
玉納龍敍之圖類帝裡宗光有神噐升中以祀群望
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
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
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
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
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
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
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
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
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
簡歲阜民和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

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籙設舊章之教
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
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
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
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
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倣天
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
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
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
知法物覩雙碣之客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
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磐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
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

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布教方顯淡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嶺重軒
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
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
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文塚銘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
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
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
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
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
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虫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
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

二婦人雕礮涂溲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嘗不敢噫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祭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黠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盪怪異夫十為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

於是以前周易筮之遇復三三之同人三三筮者曰嗚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吉累累為塚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化為虛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甃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杜分封乎流為樂為土鼓為凶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為壇竈乎窾為并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

滴為醴泉以味乎詭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
慎無學為良材以雕琢傷性慎無萌為蘭藉以佩服
見藝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蟻使之飲泉
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
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
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
麟兒崇文其無崇乎嗟非珠玉歛無裙襦後世詩礼
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
昔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龜銘曰
文乎父年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到其子孫乎

新修刻漏銘

陸佐公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厯明皆盈縮之度無
准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徽宮戒井守以水
火分茲日夜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
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
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岷玉
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
夫海棗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
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行不
分歲躔闔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
夏諛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
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
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昔乖啓閉箭異錯銖爰命日
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十地四參
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
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
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畧測表
候陰不謬圭操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

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永世貽
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
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况入神之制與造
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勲倍楹席事百巾机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
哉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
是惟熙載氣均衡石畧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刀舛次叢木乖方爰究爰度
昔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
斯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履薄非競臨深罔戰授受靡僭登降弗爽唯精唯一
可法可象月不知來日無歲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合昏暮卷藟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
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世作程

瘞硯銘

韓愈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
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
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
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
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柳宗元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
部編戶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
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
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

漢代匿其中扶服頓頭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
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
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
而克致斯事謹案興亡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
所導生與轉來為業而能踵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
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
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間刻石明白
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
其銘云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
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
惟昔高高曾不是聽劊巨痛仍號于穹昊捧土濡涕
頓首成墳陷膺腐皆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
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

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魯
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醇顯顯李氏
奚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慙慙
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存加
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塗山銘

柳宗元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
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
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
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
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
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
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絰制是所以承唐虞之
後垂子孫之玉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

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
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
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
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
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
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旣狩方岳
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
咸會虔恭就列俯俸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
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
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拜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
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
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
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
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

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
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
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旣享
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
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
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
貽後訓則

井銘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巽醜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
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
怨感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
北隍上未晦果寒食例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埒
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

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甓千七百其
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攻其
來日新

武崗銘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
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
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
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
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
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
大恐視公之師如百万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
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
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媿繼來于潭咸致天延

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兗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益兵三倍為耆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
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
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
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域大不為鯨鯢恩重事持
不迹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
類以示我子孫弥億万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
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嶮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
彼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
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
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
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登賊由公而仁我始寇醇

由公而親山畝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
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撰著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
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允之丹有屏之顛
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
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馨首痕上○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洪儒往
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
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傳巖銘

呂溫

昔商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為瑞
王在于寢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寔得於此曾不待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之服授受之

際君不疑臣不慙大哉逸乎商之所以興也若非武
丁之心周乎天地傳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會訴合
如此其易嗚呼見賢非難知之為難知之非難用之
難用之非難特達難君人者苟以特達為心假無奇
宗之夢必自得說不然則雖使欲夔稷契盡入其庭
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懼矣况氤氳之中乎恍惚之際
乎銘曰

赫赫湯德如日不滅滔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
世作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傳說始胥靡武丁即祚
德通神交忽夢如悟若帝導我期於顯素有無之間
邂逅相遇宵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
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傳岩
脫鱗鵬升作霖昔和奮檝川澄金在吾砾木從繩
君何言哉放道中興元凱萃研傲舜曷階阿衡要湯

抱鼎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開
惟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決勿用才其壅遏高宗得說
乃在恍惚揭銘擢光萬古不沒

秦坑銘

司空圖

秦術戾儒取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
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
者將安取衰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
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
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恣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
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
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昔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
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

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
世祿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之
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
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
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世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
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
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皆享
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
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教
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
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
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
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
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

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
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
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銘之銘
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相昔射利皇邱厥德賤幾僥倖不種而穫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漢鼎銘

蘇軾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非所以
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
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
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

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
哉自春魏晉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
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
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
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
國爭之周人莫之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
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
年宋太丘杜亡而鼎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
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千方
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
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
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
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
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
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
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
人之仁嗚呼悲夫

洗玉池銘

蘇軾

世忽不踐以用為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
五瑞莫輯趙璧婦翫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鵠抵晉棘
維伯耆父吊古歿泣道逢玉人解駘推食劍璣蹶秘
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父就淪螿
肯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耆父
琅然環玦接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
和仲父銘之維以咏德

崆峒山銘

王元之

軒轅氏之為聖也天下首冠足履者皆知之況通儒

巨賢乎然則枉万乘之駕不自為尊也降匹夫之室
不自為辱也陟千巖之險不自為勞也所以然者下
風問道而已哉故放勳法之以師許由重華繼之以
讓善卷文命宗之以尊子高凡數帝者天下非不理
也諸侯非不賓也兆民非不安也陰陽非不和也祥
瑞非不至也所以孜孜于一山翁林叟者何哉蓋恐
後世失尊賢好問之道爾聖人之用心也其有旨乎
洎去帝及王厥道漸喪君以尊為極臣以賤為隔極
則以下問為耻隔則以上達為患尊賤之不通上下之
不安厥有萌矣然亦有審象于傳者謂之聖獵賢于
渭者謂之明吐握于朝者謂之勤雖去道愈遠亦庶
幾乎及王化下衰伯圖孔熾殉良之哀起逐客之議
作高祖一沛公也見奉春君箕踞而坐霍光一將軍
也使蕭望之挾持而入遂使賢者抱道以思退不肖

者忍耻而求進至有劇礪其唇吻詭怪其容儀嘖嘖于閭寺之前赳赳于廊廡之下朝佞夕媚髮白而不知其已者又何屑屑哉夫如是則抱帝王之道蘊經綸之材者老死空谷寂寞無聞未嘗降一尺之書飛一介之使矧肯辱万乘而顧匹夫者哉斯後代未復于古也可痛惜哉是故首陽二老佐帝者也耻于王也乃去周而採薇商山四皓佐王者也耻于霸也乃去秦而茹芝豈無意于君邪無意于民邪蓋尊賤不通上下不交之致也嗚呼不自尊者取万世之尊也自尊者取一眚之尊也君天下者得無思邪某讀軒轅之紀嘉崆峒之請美德垂誠乃賡作歌其辭曰崆峒之叟心豈聖兮軒轅聖也
不自聖哉崆峒之叟目豈明兮軒轅明也
不自明哉崆峒之叟耳豈聰兮軒轅聰也
不自聰哉寂寞巖隈孰為來哉吁嗟後君得無鑒哉

王氣臺銘

王元之

古之王者築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凶知政教之善惡苟理合天道垂休降禎則必日新其德以奉之化失民心為妖作沴則必夕惕其躬以懼之如是則變禍福而反災祥不為難矣烏有築高臺厭王氣行巫覡之事禦天地之災者乎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甯長距雞鬪六國而擅場復以鈞爪鋸牙虎噬万方而擇肉終以多藏厚斂蚕食兆民而富國然後成五嶺築阿房駢周孔之書盡付回祿惑神仙之術但崇方士收太半之賦則黔首豆分用三夷之刑則赭衣擲比鯨鯢國政螻蟻人命原膏野血風腥雨膻國嗷嗷上訴求主天將使民息肩于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氣于是祖龍巡狩築臺以厭之殊不知

民厭秦也訢之于天天厭秦也授之于漢秦獨厭天
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築是臺告天引咎遷善樹德封
六國之嗣後萬民之業薄賦歛省徭役銷戈鎔兵勗
緣稽誅高斯之暴政脩唐虞之墜典下從人望上答
天意則玉氣不厭而自銷矣劉項之族何由而興哉
其遊豐沛間觀臺之舊址思古懷覽悵然有懷泥輪
濡毫遂為銘曰
臺之築兮救秦之衰救之不得為漢之基氣之厭兮
慮漢之昌厭之不得連秦之亡秦之厭漢甘惟一身
漢之厭秦乃有萬民高臺巍峩王氣氤氳秦政已矣
漢德惟新怏怏前古茫茫後塵故國無沒荒基草春
行人環睇惻愴斯文

田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藪焉乃混然中虞故天地之塞

張橫渠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子豈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者也違曰
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
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
心養性為匪懈惡者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
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
申生其恭也躰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順而順
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橫渠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響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魯壁銘

王元之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歲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
坤不可以久否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
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
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三則
興其廢也賴斯壁而歲之其興也自斯壁而廢之矧
乎三墳言大道也述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
矣述乎臣則皋夔稷契伊呂之功書矣濟乎世則六
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歲魯壁盡委秦

坑焰飛聖言灰歇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權
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義將欲化民不
亦難乎後之為臣者又不聞皋之述九德夔之諧八
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攻伐復
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
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
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
平之王道不其遠乎嗚呼金有籛玉有積防之以閔
鍵固之以緘勝人必有竊而未之者蓋重利也斯壁
歲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者蓋輕義也天
恐壞斯壁毀斯文命恭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
下皎然復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

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
壞坑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歲家書歷秦亂兮措

不傾壞之者恭王誦之者伏生叢典謨訓誥之義振
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忽泰如日月兮晦而
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炆秦之坑兮未得爾滅
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克己銘

呂大臨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
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
物無吝驕作我蠢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
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欲昔焉寇讎全則臣僕
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閭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晞之則是

虛舟銘

真德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泝泝長川縱其所之云誰有船
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譴德人天游其中休休
我無愛憎物自春蠶雨露零零孰知其德雪霜凝凝
豈曰子刻伯氏無尤季平見思懷哉兩賢心事可師
紛紛小夫欲蔽私室森然戈矛動與物敵涪翁有言
吾誰踈親子今自名豈其後人世塗漫漫濤激浪洶
往安子行萬變勿動

顏樂亭銘

程顥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
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
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
井潔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洛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付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
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至樂齋銘

晦庵

呻吟北窓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
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為予語無味乃然
是有味者乃猶乃羶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
乃傲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惜惜式鈎且深

省庵銘

誠齋

人無鑑銅當鑑以身人無鑑身當鑑以心一善之萌
鬼神知之非鬼神之知吾心已知一不善之作海甌
亦覺非海甌之覺吾心已知之斯行吾心吾朋作
之斯絕吾心吾鉞孰鉞孰勿省則勇而朋亡鉞喪省
則繼而以省攻昧維聖作對以昧翳省擿垣觀井參

省以日吾省以昔參省以三吾省千之維聖無過維
賢寡過欲寡未能吾其敢惰

學古齋銘

晦庵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
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
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極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敬恕齋銘

晦庵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志已窮物

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歛焉厥躬于墻于羨
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鄰無小無大固皆怨恫
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求永無斁

未放心齋銘

晦庵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万变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未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藏書閣書厨銘

晦庵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
匪金厥籙含英咀華百世其承

蘇氏藏書室銘

袁桶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
不文奚宣折理日繁直致衍傳謂默足以通紀其知

開敬焉孰持道焉孰存趙郡氏蘇崇其書楹剖決雲
章經緯有程靈根湛虛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
一迎之莫尋備兮不躡仰止元聖學海彌溢

安氏尊經堂銘

李木魯神

明明尊經安氏堂之用有儆惕予其銘之於在古昔
挺起神聖越紹上帝昭我明命暨蒼姬氏四術廼崇
詩書禮樂順古範鎔文武道衰四教崩弛孰其扶之
天縱夫子龍馬獻圖用著著策吉凶悔吝開我人則
二禪三繼曰帝曰王典謨訓誥明我天常志欲有言
刑於詠歌雅頌得所神人以和王綱失維列侯遞霸
其敢僭踰筆討無赦是謂四府其用不窮大禮大樂
升降汗隆宇宙有經終古莫或民無能名功載人極
鼎鼎儒者相與守之孰吾先桀相與培之曾子思孟
荀董王韓周程張朱以達聖元不息不泯皇衷民彝

其有能奮立百世師安民東垣世以儒名味道之醇
服義之精百氏諛聞寧不有當處宜下陳經無二上
至小無內至大無外晦不加感顯不加泰風雨震凌
併蒙是屋六籍鳳峙疇匪雌伏安父之嗣仲叔季穉
子齧孫繩繩繼繼豈徒歲之斯務明之豈徒尊之斯
務勤之其徒之賢蘇伯脩甫將以所聞往相告語多
岐亡羊克敬克念無或怠墮請以銘鑑

瓶城齋銘

閻復

利欲之兵或隳吾城蹂厲之機或叢吾瓶墨其守不
若脩仁義之于擗金其絨不若駕聖賢之說鈴若然
則城何懼於脫肩瓶何患乎建瓴哉

訥齋銘

吳徵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囁嚅得善
飲於行近仁者歟是為君子儒非小人儒

箴類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
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
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
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
禽衛女矯相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
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佑班妾有辭割驩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固隆而不殺物無盛而
不衰日中則具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
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
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
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
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

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
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
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
子所歸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
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
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唱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
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昔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
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

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

其室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

適口唯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勿

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

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

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

台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

纒露巍巍蕩蕩依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

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

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

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

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

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

而視於未形雖黠續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
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
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
不言而代序万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
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
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躰抑揚詞今天下為
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授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
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宸箴

六首

李德裕

唐李德裕傳敬宗立昏荒數游幸押比羣小
聽朝簡忽德裕上丹宸六箴表言心乎愛矣
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
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切惟念

故自先聖偏荷寵私能竭忠是負靈鑒云
云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救韋
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

宵衣箴

諷視朝希晚也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
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仄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
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諷服御非法也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
能正不冠揚阜慨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
非此勿服惟辟為難

罷獻箴

諷歛求怪珎也

漢文罷獻詔還驛駢銜輅徐駢馬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棗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諷侮棄忠言也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舉白浮鐘魏殿汰侈凌霄作官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諷任羣小也

居上處深在察微前雖有諛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盍既折王猷治丑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諷偽游輕出也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遷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殫斯可戒懼

五箴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來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
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
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
言也無顏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
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
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
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
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
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顯沛

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願聞四馳今日告汝
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
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
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厚
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
汝如不顧禍亦耳然

誠懼箴

柳宗元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
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
幾動乎微事迂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
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

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師友箴

柳宗元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四箴

程頤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

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

所以進於聖人后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言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端拱箴

王元之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膺圖授籙為君實難
惟辟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
時惟開泰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誠
箴誠惟艱斥君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禍君或好諫
臣何不忠臣或盡忠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
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如母為妻為臣虐之則讎
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惟民率土之濱物何不足
乃犀乃貝惟珠惟玉寒不被體餒不充腹是以聖人
所寶惟穀無侈無與無奢宮宇當念貧民室無環堵
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錫御服煌煌
有采有章一裘之費百家衣裳御饗郁郁有梁有肉

一食之用千夫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之竭須知府庫
聚民膏血勿謂強兵征伐不息須知干戈害民稼穡
賞罰者國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刑賞雖由已勿因
喜而行罰雖在我勿因怒而刑喜賞或濫虧損天鑒
怒刑不正枉屈人命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聰明
于何不照樂成尹壽所以為其師友小臣闡宦執巾
沃盥干議政事于何不亂豎以易牙所以敗其國家
孰為君子先人後已信而用之斯為至理孰為小人
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辯或有虛誕
喋喋之言侈而多訕無惡人訥或有淳質期期之口
直而不屈浮圖之教乃戎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
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
常苦邊塵禦之以道疎而勿親計口授田兼井何有
是謂仁政及于黔首約人署吏侵漁則少是謂能官

惠子無告父天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裡勸其孝悌
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舉一動戒其驕矜罔或明察
政体用傷罔或弛紊國經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
無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域息慮乎清淨之場斯則妙
有垂之無彊誰謂古道革而不還君或行之是亦非
難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何遠慎始則
多克終盖鮮朽索當手覆車在眼庸庸祗祗兢兢戰
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調息箴

晦庵

臯端有白我其觀之隨皆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虛
如春沼魚動已而翕如百蟲蟄氤氲開闔其妙無窮
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
千二百歲

勿齋箴

真德秀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
曰為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
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礼以為準惟礼是繇
匪礼勿徇曰礼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
勿之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
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鉤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駮
孰範其馭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万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錡馳孰敢奸命
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弗留內守愈安其道伊何
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
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万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真德秀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性逐情移
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
實則物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原祛俗之蔽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弃
人十已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心箴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
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
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長間抵隙
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敬齋箴

晦庵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綱齋箴

鄧文原

元坦使君以綱名齋屬巴西鄧文原敷繹其義乃作
箴曰

維古哲人德美內植揚休弗矜及躬箴密在易坤厚

含章可貞明夷莅衆用晦而明善欲淵潛志無銜飾
辟諸裼襲身章之則彼夸毗者內視欲如廼從澆偽
以眩羣愚鼓鍾有聞屋漏滋愧爾車甚澤而人斯瘁
繫南郭子尚綱是遵匪曰隱几式企書紳

慎獨箴

安熙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
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乎微從事於斯是曰慎獨
自此精之萬物並育毫髮有間天理弗存利欲紛拏
厥心則昏於乎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文章類選卷之十八

文章類選卷之十九

解類

解嘲并序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
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

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先人之珪儋都人之爵懷

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徒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

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

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

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子一橫論者莫當顧

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織者入無倫然

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
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容徒欲朱丹吾
轂不知一跌結觀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
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
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翮翼厲翻恣意
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託或鑿坏暗以道是故鄒衍
以頡顛頡顛良若而取世資孟軻雖連去寔猶爲萬乘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潘禹愚音後陶塗東南一
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製以鎖鉄無散以禮樂風以
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
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
爲臯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
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
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

之島乘去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
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禮存
而越霸五穀古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
支摺摺劬而危穰侯蔡澤以噤歎吟疑而笑唐舉故當
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
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
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
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
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
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
奮其筆室乘竹隙蹈瑕而無所誦也當今縣令不請士
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竒者見疑
行庚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
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

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

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

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攫轡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

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造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鷓鴣而笑鳳皇執螻蛄與蛇

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

病甚不遇俞跗附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

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

命者也折脅拉髀亞口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征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

山東之匹夫也顛險頤折破頰連涕唾流沫憤西揖

疆秦之相搯鞞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

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胡脫鞵

云遠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夫鼓

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敬秦法

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

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

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

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

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隕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

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

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

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

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廣陵散解

韓臯

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商金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焉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憊憊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一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

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未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細木為桷榑榑侏儒椳闑音魚闑音魚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音度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音迂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

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
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
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
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
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
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音忘已量之所稱指
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音爲楹而訾
紫音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卦名解

王安石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
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
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
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
蹇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

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
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
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
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
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
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
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
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小者過也小者
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
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
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
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
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
下女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

故爲恒始陰遇陽故爲始陽終決陰故爲夫柔履剛
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
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
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者
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
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
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
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
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
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夷者傷於
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
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
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
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

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
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
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
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
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爲噬嗑嗑者有問而通之之
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
說而巽故爲中孚無妄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
至誠之卦也無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
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
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
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
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
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

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
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
剛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
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
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
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
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
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
其進也孰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
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
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
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
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
在繫辭或彖辭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
知其所以然也

復讎解

王安石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
諸侯以至于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
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
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
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
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
有辜罪乃罔恒獲小男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
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
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
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
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
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耻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乎

原類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理祭祀以長其恩

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
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
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
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
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
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
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
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
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
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
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
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
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

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卒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人

韓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嘗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

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專已也雖然

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教

王安石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擲之長踈者時讀密者月告若是其悉矣顧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壽石以慙之園土以若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

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右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闔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我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

論諫類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
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
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
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
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
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號文公諫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
在農上帝之窳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
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
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

史順時覘暗土也視陽瘳丁佐憤盈土氣震發農祥

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

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

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

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也距去王其抵被監反古懺農

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

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

即齊官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

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

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

敬從之王耕一墺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

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

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也歆饗班嘗之庶人終食是

日也誓師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鐘而藏之而

時布之于農也布賦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

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

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

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

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

服其罇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

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

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

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
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

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大以子為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富辰諫以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人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子鄭伯

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壽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邴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囂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之
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
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令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
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文武何王弗聽使類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
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恠王又啓之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
取禍令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
大任杞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妣是皆

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湏由伯姑
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
廬由荆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
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
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
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
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還
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
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
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
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
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
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
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

若能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
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
人來誅殺譚伯冨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
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石碯諫寵州吁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
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
也嬀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
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
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
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
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
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
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臧僖伯諫觀魚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
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
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
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行等別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
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
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

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屠蒯諫晉侯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殞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公許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旌表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宮之奇諫假道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也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為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鄭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
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賧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教誨耆文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
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
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

于彘

臧文仲諫卑邾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井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
縣諸魚門

晏子諫誅祝史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據與裔欸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
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
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噐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

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夫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鮑文子諫伐魯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負諫吳王許越成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負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憇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諫

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子胥諫伐齊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
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櫨櫨可
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
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
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
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
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
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
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
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

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
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
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厥足用傷若
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疲也猶自
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
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
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
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
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
謗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
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令為令君相文皆然君
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
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
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

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犀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虺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

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卽猶在申呂雖衰

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師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靜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融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拯民民患輕則爲

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令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恐而先之謂之君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君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龠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

而何易樂之有馬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
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
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
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文章類選卷之二十

